

◆ 流年碎影

旧事如昨

赵远华

外婆离开我们已经9年了，时间越久，想念越深。那年我在桐城服役，未能送上外婆最后一程，因此遗憾一直伴随到现在，每每逢年过节，黄昏时分，悲伤更是不能自己。

春节前夕，阳光温暖，我骑车带着母亲，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，向着心心念念的遗憾之地驶去。电动车坐上两个大人有点紧凑，母亲在后面抱着我的腰，这大概是19岁当兵后，我和母亲距离最近的一次。

出门左拐，几步路远的地方，原是祖宅，村里人叫“三户头”，早年听父亲说过，高祖那一辈是三兄弟在一起盖的房子，因此叫三户头。可惜，老宅已湮灭在岁月的风雨里了，代替它的是几栋新盖的小别墅。早几年，偶尔探亲回家，我都会站在破败不堪、濒临倒塌的老宅前思索一番，回忆一阵，那一刻仿佛能听到童年嬉戏打闹的声音，小伙伴们调皮捣蛋的影子。而今镂空雕琢的木门窗不见了，精心雕刻的青石板不见了，大大小小的天井也不见了。从老宅迁出来的顺子爷爷、唐爷爷、五狗爷爷、蛤蟆爷爷，他们也都不见了。这些消息，都是我和母亲通话中得知的。

往前就到了“花大门”，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，这个曾经门庭若市的家族，如今也只剩下孤零零的大门在风中沉寂着。接着就是油榨坊、社公庙、里队广场和小学了，故乡的每个角落都藏着深深的乡愁，若是时间允许，每一寸土地都可以绽放无穷的回忆，每一点回忆都可以连接深深的忧伤。车子从曾经读书的那

个班级窗户边上路过，我想起了我的班主任，想起了那个回答不出问题站在黑板旁边的同学，想起了用铅笔刀和同学画出“三八线”的场景。

小学紧邻大马路，这条大马路连接着我家和外婆家。小时候，每到正月和农忙，母亲便带着我和哥哥，步行来到外婆家。苦难会留下深刻的记忆，恰恰就是那些满头大汗走进外婆家里的场景，成了我记忆深处最幸福的瞬间。

外婆家背靠大山，因广泛种植茶树，从空中俯瞰形似湾口而叫茶湾。从大马路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口子进入，沿着梯田旁修好的弯弯曲曲的沥青路，径直到达一个陡峭的斜坡，舅舅们的房子便在坡上参差不齐地排开。岁末，阳光煦暖，车未停稳，三舅便笑着从门里迎出来，三舅白头发多了不少，背驼了，但看着硬朗。我赶紧上前问候，小舅听到声音，也从隔壁自己的房子里出来了，而后大舅从房子侧坡下来了，简单寒暄了几句，三个舅舅和母亲带着我，朝着外公外婆的墓地出发。

田埂窄窄的，我们排成一队前进。萧索的冬天，小路上枯黄的野草耷拉着脑袋，两边的稻田里，收获后的稻茬星星点点。我想起那年，大表哥带着我在夏日炎炎的午后去抓蛇的往事，蛇没抓着，倒是装了满满一脸盆的野草莓回来。比起外面，山里是清凉的，是舒心的，是美味的。

没等我的回忆完全打开，墓地便在眼前了，回头一看，舅舅舅们的房子并不遥远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外婆外公的墓前，瞬间，泪水奔涌，我像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，想说些什么，却一个字也难从嘴里蹦出来。大舅挥舞带来的锄头开始整理墓地周边的杂草，小舅开始烧纸，一边烧一边说着：“爹、奶（茶湾那边叫妈妈叫奶，第四声），华华今天过来看你们两个，你们在那边要多多保佑子子孙孙……”听到舅舅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愈发难受、不舍，我索性跪了下来，把自己这些年的遗憾全部化作了泪水。

凋零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场盛放的序曲。

花农老程弯腰拾起落瓣，说要送去非遗作坊制香。他的草帽沿别着两支钢笔，一支记花开周期，一支画游客速写。当无人机掠过花海投下斑斓光影，他笑称这是“给古人看的烟花”。我突然懂得，所谓传承从不是标本式的封存，恰似这些玉兰，根系深扎故土，花枝却永远向着新阳舒展。

暮色初临时，文昌村篮球场，一场“村BA”正酣。刚在黑河治理工地下来，穿胶鞋的汉子们运球突破，汗水在夕阳下碎成金色的星子。戴老花镜的婶婶，一小时前，还在金湖育秧中心记着工分，这会儿又在场边记分牌上划下了鲜红的“+3”。没有商业广告的露天球场，观众席上，老妪挥舞着草帽呐喊，孩童爬上树杈张望。喝彩声纯粹得能拧出汗水。

当炊烟与晚霞交融时，输赢早已不重要，篮球划过弧线的瞬间，整个村庄都在接住这份向上的力量。

离镇前又经过老街，木格窗棂里飘出的炊烟裹挟着米粉肉的醇香，那是市级非遗“黄泥粉蒸肉”在柴火灶上吞吐云雾——土猪肉与米粉在竹屉里层层交叠，蒸汽氤氲中仿佛能看见无数双祖母的手。就像那些深嵌在梁柱间的二十四节气雕花，看似沉默的木头，其实每道纹理都在与新时代共振。

入夜的灯光投在古街青石板路上，望着那些被岁月反复摩挲深浅不一的凹痕，我突然明白古镇黄泥的春天为何如此丰沛：它让龙灯游进电子屏幕，令玉兰香渗入区块链溯源码，使篮球击地声化作云端流量，却始终将根脉牢牢系在温热的土壤里。那些看似矛盾的意象，古老与新兴，静谧与喧腾，匠人心性与开拓精神，在此处和解成“文昌阁”旁那棵千年古樟，一半深埋地底，一半伸向苍穹。

或许所有的时代更迭，都是旧藤上新芽的萌发——只要根须仍深埋泥土，春天便永不落幕。



惜春 汪丽娟 摄

◆ 边走边看

骑车踏青安广堤

王文耕

安广江堤，位于长江下游北岸，西起安庆市西郊狮子山脚，东止枞阳县城幕旗山，全长四十多公里。安庆江堤位于安广江堤的西段，大约十八公里，由西郊通往东郊，是南部防洪的屏障，护卫着安庆。沿江路在安庆江堤的内侧，自西向东绵延几十里，可以称得上安庆的南外环路，它将外环北路与外环西路连为一体，是安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我骑车踏青是在沿江东路（滨江大道）旁的江堤，这条路是安广江堤的忠诚卫士，西起曙光路，东至外环北路，全长12.6公里，沥青路面，双向8车道。交通照明、排水绿化、人行道、地面砖等设施一应俱全，集交通、观景、休闲于一体，被誉为“安庆第一路”。临江有一米左右高的绿色护栏，人们凭栏远眺，看太阳朝起暮落，观空中云卷云舒，真是惬意。

我伫立在安广大堤上，迎着江南吹来的春风，欣赏着初春的风光，江堤一眼望不到边，江面上一些不知名的水鸟时起时落，它们也感受到了春江水暖的气息吧！立春刚过，雨水将至，大地万物开始复苏，一声声鸟鸣，一缕缕轻雾，春天正一步步向我们展示她的风采。

春天的气候就像娃娃的脸，说变就变，昨天阳光明媚，今天却是阴风怒号，我骑着自行车，吃力地在北风中行进，尽管手有点僵，但身上还是热乎乎的。江上雾气腾腾，脚边的草地已经泛绿，空中飘舞的柳条不知何时染上了绿色，草丛里的野花似乎也在暗地里眨眼呢！

等到春寒过去，迷人的春光会不期而至，那可是骑车踏青的最佳时机啦！那时有大人带着小孩一起骑行的，有装备整齐专业骑车训练的，有如我一样骑车健身的……五花八门的，各种风格的人，一起穿梭在安广大堤的春风里。

这是一道美丽风景，是一块宜居宝地，我庆幸自己能拥有这一方净土，比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还让人快活。偶尔独立堤上，瞭望宽阔的江面，各式各样的货轮上下缓行，大大小小的汽车在斜拉索桥上南来北往，一片繁忙。春满古城，江滨正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



◆ 乡风民俗

春日黄泥

朱玮

我踏着青石板走进老街时，檐角的风铃正与穿堂风私语，木格窗棂后隐约传来十二月花神的丝竹声。这座安徽省现存较完整的古镇民居群落，砖瓦间沉淀着六百年的烟雨，又让历史与现实在此微妙共振。

一位老大娘坐在门墩上剥豆角，谈起前些年修缮时发现梁柱里的雕花暗符，恍然明白祖辈将二十四节气刻进飞檐斗拱的深意——原来岁月从不曾断裂，只是以不同的形态生长。转过龙灯展馆的大门，百盏龙灯悬若星河。竹骨绢面上跃动的金鳞，仍带着正月舞龙时的体温。守灯人郑师傅正在修补龙须，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用3D建模设计新式灯彩，但扎骨架的六道工序依旧要遵循古法。他抚过龙脊的竹节说：每道弧线都得顺着这黄泥港“长河”的水流走势，缓急全在经验里。就像鲈鱼在电子屏里游得再欢腾，终究离不开活水。

这让我想起龙坦的鲈鱼养殖基地的景象——十五道流水槽如同银色琴弦，万尾鲈鱼在循环水系统中摆尾，既演绎着科技赋能的现代牧歌，又暗合《齐民要术》里“活水养鲜”的古老智慧。

玉兰花基地里，千株木兰挣脱料峭，花瓣舒展如白蝶，仿佛要将整个春天的光都收拢进蕊心。然而，树下零落的残瓣却更引人驻足——那些坠入泥土的洁白，是否也在以另一种方式滋养根系？农人说，玉兰的花期极短，却年年开得惊心动魄。或许生命的壮美，恰在于它明知短暂，仍以全部的炽烈向时光宣战。